

# 黃昏

王善／圖·文  
吳桓中／影·編輯



# 第三章

## 如今的黃昏與黎明

應該怎麼說這個故事呢，這件事我想了很久；究竟現在的我可以去說這個故事嗎？而要是說完了，會不會改變了什麼？我可不希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切被改變；但若是把事情都悶在心裡，我想我會變得很不快樂，那樣的話，現在我身邊的所有，不就又失去意義了嗎？

漣漪是一件奇妙的事，這件事不只存在於水面，“波”是存在於所有一切之中的；就像一個人將情緒化為拳頭打了另一個人，另一個人會產生相對應的情緒，再將它化為拳頭打向另一個人，如此這般。至少現在我很確定去說這個故事的人是我，不是我哥，也不是因為萬物漣漪脈動出的我。這樣就足夠了吧。

最近我剛看完一本新書，台灣作家吳明益的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噢，對。現在是二零二二年。）其中讓我特別有感觸的便是「回憶」這件事。讀的過程中，我在想，回憶究竟存在呢？若時間過去了，不再去提的回憶仍然保持著它本身的真實性嗎？常聽到人說：記不得的事就當沒發生過吧。

所以我們才要上歷史課。我想。但單靠腦袋瓜和文字來保存過去的時間，是不是有點不靠譜。那應該怎麼辦？因為過去的時間也很重要呀。我的答案是，能靠得住的，應該也只有故事了吧；因為故事不只是文字，也不只是思想，而還包含了更多更多的……感情。

我時常會想，一個人，有沒有可能被擺放在一個不合適的地方？而一個人對於現在處境的期望，又在這份“合不合適”中扮演了什麼樣的位置？

命運、行星地理、時間經緯、空間高角、聽與見的，許多元素們交互影響，可我又不敢說自己有多聰明。讀過多少書。

記憶是最美好的。如果你是個美好的人的話。至少我是這麼想。

我是胡宗廷，我想各位也不用太去思考這故事真不真實、存不存在，因為你們一定會覺得這一切太瞎了、根本狗屎。畢竟這絕對不是你們現在看到的現實。於是，我決定這樣開始說這個故事。

那天在天橋上，我足足吐了有三分鐘。

## 六月

### 1

我記得天橋上有數個紅色的欄杆，那欄杆的紅相當不自然，單純的色塊，就像現實生活所呈現出的畫面被活脫切下了一塊獨立出來，一塊被分屍的現實。每當我走過那些欄杆，都有種自己是動物園裡動物的感覺，而現實生活則是專屬於我的牢籠。

我覺得，若偽善的生活真的能給你帶上一副面具的話，那面具的邊緣必定是那條你的喉嚨延伸至下顎骨所畫出來的曲線。因為每當我說謊的時候那裡總是痛得不得了。

那股疼痛會維持至我社交結束，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時總會乾嘔，但不管我用右手把那個地方掐得多緊，我始終吐不出些什麼。面具根本脫不下來，一旦你戴上了，它就會伸出許多小刺，刺進你的肌膚纖維，旋轉數圈，死都不放開。

打從我哥死後，我有一種他從來沒有存在於我的現實過的那種感覺，一直以來就只有我一個人，所有的痕跡都一樣，鏡子裡的人也始終是同一張臉。我總會好奇，要是我和哥哥都脫下了那張緊黏著我們臉皮的偽善面具，我們還會長得一樣嗎？

想到這兒，我已經快吐出來了。

模糊的視野中，我看著橘色參雜棕灰色雜質的嘔吐物，漸漸地跟隨著天橋上的白色地板磁磚方格蔓延開來，嘔吐物滲透進去的样子像磁磚間格裡茂盛開來的野草，往遠方長去。

大白天，我站在欄杆上，我透過某戶人家的窗戶裡，看見一個小男孩正回望著我。我可以從男孩身後的那張老藤木椅腳斷出那是我舊家客廳的格局擺設。椅上的破痕與那塊磁磚的微微缺角，螞蟻會從那個缺角冒出來，我和哥哥小時候總會蹲在那裡看牠們，想像著牠們的世界，一個埋藏在地底的王國。

那個男孩正長著一張我怎麼也忘不掉的臉，我從小看到大，不照鏡子也看到的那張臉。

我開始嘔吐。那天是我哥的喪禮；他死了，他的屍體冰冷地被擺放在那個裝死人的冰箱，上面還特地開了一個洞讓你瞻仰遺容。對我來說他還在，他還躺在那裡。只是不說話了。

整個喪禮我記不太得什麼，來參加的人也不多，好像有一些同學，還有我媽最近才交的男朋友，一個叫陳吉全的男人，他很怪，好像沒有什麼情緒，我只知道我哥非常不喜歡他。

我哥從某天開始變得不對勁，他並沒有對我多說什麼，一樣他做著他的事，我做著我的事，我以為是因為上高中的關係，但我開始越來越能感覺到我們生活出現的岔路，我們以往會一起做的事，刷牙什麼的，越來越少，漸漸地不一起了。

雖然我們大概從國中開始就沒有以前那麼要好，他成績很好，開始上資優班，我則是那個大家眼中的普通仔。雖然我們還是上了同一所高中，但他是當時以基測榜首考上的，我則是不知道第兩百多名，理所當然被分在不同班；我一直覺得這種台灣國民義務教育特別營造的競爭感很奇怪，公佈所有人的名字與成績，你是個怎樣的人，你有多優秀，彷彿我們都是軍人，或是工廠裡的棋子。

我和哥哥相處時總不會有這些問題，也不會特別分出誰比誰聰明，我們都一樣，不會意見特別不合，也不會特別合，一定會導致什麼相同的結果。學校就不一樣。我幾乎看不到他。我們的教室隔了非常遠。連吃午餐都不會遇到。

對啊，在家裡的生活開始變得像在學校一樣了。我開始看不見他。

直到他死那天，我好像有好一陣子沒看到他了。

想吐。那陣子也是我乾嘔得最兇的一陣子，我不習慣把這些東西跟我哥連結在一起，可我開始了。

好像他進入了一個沒有我的世界，也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面對的世界。究竟在面對什麼，是這些造成我乾嘔的原因一樣的嗎？我再也沒有機會問他。

我們新家住在一個不怎麼大的公寓裡，那種你走在新北市巷弄很容易可以看見的那種，有一個共用的大門，進去則是各自回到屬於各自的洞裡，可能有時候你們剛好同時要倒垃圾，或是你回家時他們剛好叫外送，忍不住往對方家鐵門後的世界偷偷觀望一眼，但也不會再更多的那種建築體系。

但左鄰右舍都各有兩層樓，沒什麼好不滿足的。

我和哥哥都有著自己的房間，媽媽則是在我們樓下。我對我媽和我哥一直有個共同且模糊的意象，那就是那場大火，我們三個站在住宅區的大廳跟鄰居一起看著火焰反射在兩棟樓外牆之間的倒影；就好像隔壁國家，他們人種與治安的問題絞在一起，糾纏不清的樣子。黑與白。有差那麼多嗎？

後來回想起，我都會稱那個畫面為：父親之死。我想我那時候在看的更像是，到底哪個閃爍的黑影會是父親在火場裡掙扎的手呢？爸爸在哪？

還記得那天我又莫名其妙想起了小時候的事，也不是因為夢到我爸或什麼，就想起了那個家，小時候在客廳追著我哥哥跑的畫面。我記得我總是在看著他的腳，然後我就看到了他的腳。

想吐。

我透過他微開的房間門看見了他的腳，垂在那兒。終於搞清楚怎麼飛了嗎？我當時還這麼想。直到我看見那條繩索。繩索連結著他的脖子和半垂的天花板燈，燈似乎因為這個多出來重量而歪了點。

然後他就不在了。被火化。被裝在一個像是桂格葉麥片的桶子裡，上面還貼著一張照片，就像什麼廉價的拍片道具。

陳吉全從喪禮結束到火葬場都一直跟著我們，他也沒說什麼話，我媽似乎很依賴他。因為火化的儀式必須是在上午，我們也因為要守靈所以沒睡覺，我從來不會去問為什麼這些事情要這樣子運行，為什麼我事後必須抱著我哥的骨灰罈從哪走到哪，為什麼盆前一定要有三炷香跟一個紙欄，而且一定要有一把黑傘撐著，不讓我們照到陽光。

原本是想要直接回家的，但因為實在太餓太累，所以我們決定先在路邊的永和豆漿休息吃個早餐，但我媽東西也沒點就跑到旁邊的天橋樓梯上抽菸。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眼前送過來的蛋餅，好想吐。陳吉全是那個拿著蛋餅的人，他坐到我的對面。他要我把放在桌上的骨灰罈放下；人死後是多麼不值錢，連個蛋餅都不如，那為什麼還要弄個黑傘撐他？但我想他們可能也是從小就像我一樣，不去過問。

我把骨灰罈放到我放在椅子上的登山包旁；我和哥哥從小都有個習慣，把必需品都準備在一個包包裡，隨時都做好準備。我看著那個登山包，我竟然不太確定我是背到我的還是我哥的，因為平常他會背

他的，我不需要這個煩惱，就算我們有著一樣的登山包。

綠黑相間，有些灰色塑膠條佈滿在上面，很多拉鍊跟空間，好像是美國的品牌子，The North Face。想確認那是不是我的，所以我順手翻找了一下，看一下裡面是不是我的東西；陳吉全要我開動，我也就順勢忽視了他。

我發現我和哥哥的習慣應該很像，比如說，營養口糧放左邊，照明設備放右邊，這樣我要怎麼知道這是不是我的包包？我們平常也不太會去動裡面的東西，以防萬一。

這包的營養口糧碎了。

直到陳吉全要我去叫我媽來吃飯時我才理他；我看著這個人的眼睛，他眼裡似乎沒有一點憐憫或同情心。叫你媽來吃飯。讓人想吐。

我走上天橋的樓梯，我只記得我很累，很沒精神；她抽著菸，不知道是第幾支。我只記得我最後有說服她說她男朋友擔心她還是怎樣；最好是。

我媽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想這容不得我來說，大家自己看吧。

她走回永和豆漿後，我開始湧出令人受不了的嘔吐感，好像所有我這輩子吸進去的東西都是垃圾一樣，我開始一邊乾嘔，一邊扶這那紅色欄杆走上天橋。直到我看到那個小男孩我才停下來。

我終於開始吐了，不再是乾嘔。嘔吐感撕裂了我的腦神經，彷彿要將我拉扯進另外一個世界裡，好像有一隻章魚，在我腦袋裡吸，吸光所有我對現實的眷戀，我吐到我好想死。

我的天啊，我怎麼還在吐，我到底要吐多久，早就已經超過三分鐘了吧。

為什麼會看到那個男孩？我真的有看到嗎？回想起來，那個感覺不太像是看到。更像是感覺到；我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那是幾年前我哥去參加新竹某大學的科學營時，那陣子家裡只有我和媽兩個人，對我來說其實只有我自己而已。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到我在一個冷得要死、充滿奇怪壁畫的地底隧道裡追著那個小男孩跑，就像小時候我追著我哥那樣，只不過只有他是小孩。

那真的是他嗎？還是小時候的我？我在隧道裡拼命地跑，就是追不到，男孩一直跑在我的前面好一段距離，時不時停下來回頭看我。

我們之間一直以來都有一個連結，而當我感覺到它時我可以很放心地明白，我是我，他是他。這個連結現在斷了，我不再確定。我感覺著那個男孩時，就像在感覺鏡子裡的自己，你是誰？誰都不會是，只是光線造成的影子。

靈異現象，在台灣的大部分的人會這樣稱呼我所遇到的狀況；中邪了，要去廟裡拜拜，然後廟方會講出一拖拉庫的原因，可能我哥有情未了，或是有邪靈裝扮成他的樣子要接近我，向我索求。

但我並不特別相信這些，我認為事情都會有合理的解釋，至少發生在我身上的會有；問題必定出在我身上。我只能自己解決。況且頭七已經過了，他有回來我會知道的。他並沒有回來。

或許是他在在我身上留下了什麼？還沒思考出個所以然我們就到家了。

火葬場在三峽，結束儀式回到市區已經下午，再回到家已經晚上。全程我們都坐陳吉全的車，吃完飯我媽就在後座睡著了，我則是在前座抱著我哥的骨灰。一路上都沒有人說話。

我看著熟悉的街景，手中的骨灰罈是冰冷的，我仍舊感覺不到他。雖然我很想告訴他我們回家了，但我沒有辦法。我媽說：希望哥哥可以在家待幾天再送去靈骨塔。

陳吉全把車停在巷口，他車一停好我就開門下了車；我想他要把我媽叫醒需要花一點時間，我可不想一直待在那。我抱著骨灰走進巷子，天黑了應該也不用撐黑傘了吧；這種感覺好虛假，走到家門前，我有好幾次想要憤怒地把骨灰罈給砸碎，這些只是被社會吃剩的殘渣，跟雞排便當吃完剩下的骨頭有什麼區別？他，不，在，了。

我們家的大鐵門是打開的，喪禮用的飲料塔被堆疊在門口。看來是喪儀社放的。我走進大門的時候剛好對門住的伯伯下來，他瞥了一眼我手裡的骨灰罈：「那個原來是你們的，用完記得要拿進去，這種東西不要亂放，不好看啦。還會擋到出入，拜託啦，謝謝。」他用著很抱歉的語氣說著指責的話，我只回了他聲“好”後，就逕自走上樓。我感覺到他的視線與在我擦身而過後才回到骨灰罈上。可能嚇到他了，我想。骨灰罈上的照片。

我應該把骨灰罈放在哪？經過客廳時，我看到我家唯一的那台電腦。電腦除了我媽工作之外，大部分是我哥在用；電腦裡有三個使用者，除了做作業，我不怎麼用，我哥他好像有在寫東西，部落格、無名小站之類的。我們發現他的時候，房間裡沒有留下任何為什麼的線索，沒有遺書；但好像沒有找過電腦？

我不知道我媽怎麼想這件事，她不說的話我可能也不會問；但我想知道為什麼。這樣一想，我才發現長大後我幾乎不認識這個人。

最後我決定把骨灰罈先放在他房間的書桌上；這比較像他應該會存在的地方。出事的那天晚上警察

有來調查、蒐證，他們好像帶走了一些東西；自殺判決很快就下來了，東西不知道回來了沒有？

我走下樓要搬飲料塔的時候，陳吉全跟我媽剛好走進大門；我媽看到我只問了一句：「你哥呢？」  
「在他房間。」我說。我媽點了菸，我的視線在她靠回到陳吉全胸膛時就離開了，我搬運飲料塔的時候聽到了一點他們的對話；我媽希望陳吉全再留一天陪她，但他似乎不行。這不關我的事；我不希望他再出現在我家。回到樓上，我把飲料塔靠在連接二、三樓的樓梯牆旁；我想，我可能有某程度上把我哥的死怪罪到陳吉全身上吧；這樣不行嗎？

我坐到電腦前，打開，進入 Windows Vista 的使用者介面，三個使用者：蘇敏（我媽）、胡宗諺、胡宗廷。我媽的照片是一朵蓮花，我哥放的好像是什麼宇宙還是星星的宇宙照片，我則是預設的灰色小人。點進我哥的使用者，我從來沒做過這件事；這下我才知道他有設密碼。這個系統也沒有密碼提示的功能。我盯著白色長條上閃爍的直線，思考著。我決定先輸入他的生日（也是我的）：「19950620」。錯誤。換成國曆：「840620」。錯誤。

「這麼晚了不要玩電腦，去睡覺。」我媽的聲音突然從背後出現嚇了我一跳，我反射性地把螢幕關掉。回頭。

她的神情看起來很累，陳吉全沒有一起上來。「你明天還要上課，喪假只請到今天。」她補上一句。看來我要做什麼得等到她睡著再說。

我隨手拔了一罐飲料塔上的罐裝麥香紅茶，拿著登山包走上樓。

已經十點多了，我仍異常清醒。

簡單說一下，方便各位想像。我的房間在三樓的最角落，我哥的房間在我房間左半的正前方，隔了一面牆，形成一個「」狀。我們家的牆壁都是灰灰的白色，當初媽用爸死後領到的保險金買的，當時房價似乎比現在便宜。一個有兩層樓四房二廳的家。頂樓是和對門共用的，不過我們都用來堆雜物，一些用不到的傢俱。

這種灰白的牆在台灣很常見，水泥糊過的牆再上漆。仔細看會看到刷紋，跟地震產生的黑色裂縫。我的書桌前就有一道，延伸到天花板上；紋路持續到頂樓的地板，到外牆。我們搬過來時它就在了。房東說是因為三年前的大地震。

地震把牆壁震歪了點，所以我的床、書桌都是斜的。相較哥的房間就比較直，因為我剛好占了轉角的位置。我房間裡東西不多，除了剛提到的外就只有衣櫥跟書架。

我在門上掛了一個人形的飛鏢板，路邊撿到的。我們家路口常有人丟棄大型垃圾，我放學回家都會去翻一下有沒有我“有感覺”的東西。我不是喜歡蒐集垃圾，也沒有屯物癖；我覺得每個物體在與生命相處之後都會產生相等的能量，這些能量來自於主人或使用者的投射。我喜歡做的是去感受那些被遺棄的能量，就像我喜歡借東西比自己買一樣。

那些能量有什麼？我也說不清，但我可以感覺到那麼一點點。也可以讓我感覺到多一點點。

我房裡沒有另一個登山包，看來這個是我的沒錯……（是嗎？）。我把登山包放到書桌上打開，拿出碎掉的營養口糧，打開書桌右下大抽屜，拿了一包新的換進去。那個抽屜是我專門用來放備用物品的。

必須時刻做好準備。碎掉的這包我可以明天帶去學校吃。我把它放進我的側背書包裡。

仔細地聽著樓下的動靜，我聽見了拖鞋的腳步聲與玻璃杯的碰撞聲；她還醒著。

我認識大部分的小孩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像胡宗諺；學校也強制規定必須在聯絡簿上寫週記，上高中之後就不用家長簽名了，這只是學生跟導師之間的事；我不會去寫這些東西，要我好好的在班上跟其他人相處就夠了，還要我去描述對校園生活的感覺就太過分了；我摸摸我的下顎。光去想面具就裂開了。

班導說：“要多去記錄生活，才能加強獨立思考。順便練習寫作文，學測會考。”我會說：“那是笨蛋才需要做的事。”要是是一個人不去寫就不會去想，那有多可悲？

取而代之，我選擇在週記上記錄我的日常鍛鍊成果；我會寫上項目，在以正字記號標記，一劃等於十次等於一組。我打開書包拿出週記，一開始班導還會用紅筆劃個圈打個問號，現在他根本懶得改了。這兩週我做的不多，我翻了前面幾頁，我決定趁我媽睡著前補完這週該有的次數。

伏地挺身：正正

仰臥起坐：正正正正

交叉拳擊：正正正正

慢跑：十

我聽見了東西破碎的聲音。

摸黑，踏著輕步走下樓梯，我看見幾滴紅點。紅點分布的沒有什麼邏輯，距離不等；我沿著紅點來到二樓客廳，紅點聚為一灘紅水。一個破碎的相框背朝上躺在那灘深紅之中，再來是跌倒的紅酒瓶。

我媽穿著沒綁好的浴袍在沙發上睡著了，手裡拿著玻璃高腳杯，開口朝下。我小心地把玻璃杯從

她手上取下，我避開視線好不去看到她敞開的身體，不需要那種東西。

我從廚房拿了條抹布，將地板上的紅水吸乾，白色的磁磚，跟天橋上的很像。我把酒瓶跟相框撿起，擦乾上面沾到的紅酒。但紅酒已經從相框裂開的表面滲了進去，將照片的部分染紅。那是我們從前一家四口的照片。胡宗諺和父親的臉都變成了紅色。

我看了一眼放在客廳的電腦，還是明天吧。我沿著紅點往上擦，一路擦到了三樓，我打開三樓的走廊燈，最後紅點結束在哥哥的房間門口。我關上他的房門。平常那樣。

水龍頭出來的水經過抹布染成了紅色後才流進了洗手台的排水孔。

從懂事以來，我生活在這座城市裡一直有一種在對抗著什麼的感覺。是社會嗎？政府？家人？權力？總是有東西在對抗，可是卻又看不清楚對手的樣貌，模糊得只像是個拳擊沙袋。我知道我必須攻擊，我覺得我必須要贏。不然會活不下去。

這是生活應該要有的感覺嗎？那為什麼我總是覺得有什麼要殺死我？胡宗諺是不是也是因為有這種感覺……所以才……

我試著去跟他對話；半夜，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我把桌上的鏡子往正中央矯，我看到那這臉。我用登山包裡的童軍繩在我的脖子上綁了記憶中的繩結，釣魚結。我拉著繩子尾端，拉緊，收緊。疼痛，阻塞，你在嗎？終於受不了時，放開了。大口喘著氣。

我撫摸著疼痛的位置，面具的邊緣。或許，再痛一點的話可以把面具給強行扯下。

所以我們要怎麼贏？

我們的班導是教歷史的，上歷史課的時候經常被他拿來處理班級上的公務。班導的名字是簡致鐘，大家都叫他簡哥。簡哥有句名言，他有不少名言，同學皆戲稱為簡語錄，其中一句是這樣的：“歷史課不一定要上，因為歷史是贏家寫的；但重點是，你要學會怎麼樣才算是個贏家，所以回家記得自己唸。”說完，他便開始處理班上的雜事。

當然，不是每天都這麼混的。有時候簡哥還是會乖乖上課；叫同學站起來念課文，然後問沒有人看不懂，通常也是沒有，然後叫大家拿出螢光筆，畫一些人名，說考試會考。

“在1925年3月15日，孫文大病初癒便馬上展開黨內的清算，將中國國民黨內的左右派人士分割整合；原因在於，原本主張聯俄容共的孫文一病大轉，說他在3日前的生死關頭下，看到了一個他死後的中國，民不聊生，共產黨將國民政府追打大敗，中國一分为二，從此兩方人民都活在你爭我奪的長期戰爭之中……”

“……於是，病醒的孫文決定一舉殲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此舉造成大量的國民黨左派人士不滿，就此分裂；這也是他要的。國共內戰開打……”

“1931年9月，日軍發起918事變，開始侵華戰爭……1936年，西北剿總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因抗日壓力發動政變，聯合共產黨軟禁前往東北準備掃紅的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

「胡宗廷，胡宗廷。」

「簡哥，他在打手槍啦。」

「胡宗廷！」

簡哥的聲音到第三聲才傳進我的耳朵裡。老實說我根本沒心情上課，我盯著課本上的中國大陸地圖以及幾張黑白的二戰照片，想著，我哥電腦的密碼會是什麼？他喜歡什麼？女生嗎？還是……1936121……我抬頭看向班導。

「胡宗廷，你唸下一段。」

我剛才聽到了什麼？我搜尋著課本上的文字；不確定。

「……1936年12月21日，孫文用計，表面上派人前往西安進行談判，其實是決定一舉殲滅國民黨內的親共份子。23日正式談判的當下，躲藏在張學良公館附近民宅的國民兵從地道侵入，將在場的親共份子完全掃蕩，其中意外包含了被軟禁的革命軍總司令……從此埋下國共內戰的勝利因子。」我將課本翻頁。

「1937年，盧溝橋事變，華北淪陷……」

「胡宗廷，」簡哥打斷我：「你沒有發現你跳過了兩段嗎？」我看著課本上那張張學良、楊虎城、蔣中正與周恩來的合照，腦袋一片空白。

「好了，你這堂課就站著吧，那個，鍾同學，你剛很注意他嘛，換你唸；從剛剛落的兩段開始。」

「呃……1937年，盧溝橋……」

「夠了，你也站著。有誰有在聽啊？蛤？」

站著的時候，幾乎可以看見班上所有人的頭頂；我可以感受到鍾庸瞪著我的眼光，我選擇忽視。看著大家幾乎一樣的背影，我突然有點難受；真的有人在努力嗎？

「打鈴了，好啦，今天就上到這裡；我看最近也沒有什麼事情，大家都在努力準備學測，明天導師課就繼續幫大家複習，下次要講台灣歷史跟紅色恐怖，自己先看過一遍。下課。」

午餐時間，大家圍成一圈一圈的聊著天，大部分的人在討論著上個月畢業旅行發生的趣事；我沒有參加，所以也沒什麼好討論的。上高中後我幾乎都是一個人，會跟幾個人聊天，但沒有把誰當作朋友。我也不認為是自己難相處，應該是大家不知道要跟我講什麼吧？

我打開掛在課桌右側邊的書包，拿出那包碎掉營養口糧。打開。

「幹你娘！」

忽然，一個不知哪來的巴掌將我手中的營養口糧打飛到地。我跟著巴掌的路徑往回看去，其實，我認得這個聲音。鍾庸。班上那個努力扮演小霸王標籤形象的同學，我想，影響他最大的卡通人物應該就是小叮噹裡的技安吧。

「吃這啥小啦？」鍾庸帶著幾個他的小跟班圍住我的桌子。我看到了阿福，還有幾個特徵虛弱的角色。

「欸，鍾庸你等一下最好掃起來喔。」坐在我旁邊的女同學冷冷說了一句，因為餅乾飛到她那了。鍾庸聽了只是愣了一下。

「怎樣，你媽不會幫你帶便當嗎？還是窮到沒錢訂午餐？」我看著他的眼睛，既小又下垂，我實在搞不懂他努力維持這種形象的用意。而且他的髮型分明比較像阿福。我打開登山包，拿出另一包好的營養口糧；隨時都有準備好。

「可能守喪吧，上上禮拜阿，十三班那個模範生，他複製貼上那個。」  
「喔幹對齣。」

「幹你娘屁啦！守喪吃這個。人沒死他就已經在吃了啦齣，吃這幹嘛？好吃嗎？我吃吃看，」鐘庸伸手要抓，我看都沒看移動一下我的手，他漏空。

「好了不要鬧他啦，無聊。」

「他是木頭人，都沒反應。」其他人在旁邊嘴砲。鐘庸踢了一下我的登山包：「你每天都帶這麼一大包幹嘛？離家出走喔。」

我的面具開始痛了。我抬頭看著他：「放學要去跟你媽開房間用的。裡面有她喜歡的玩具。」

我開始笑的時候，鐘庸的拳頭剛好到了我的臉；其實我應該躲得掉的。挨了那一拳，我從椅子摔到地板上。

「幹幹幹幹幹！」鐘庸一邊亂吼，一邊胡亂出拳。我舉起手臂護住，好繼續講話：「你知道你媽喜歡哪種玩具嗎？會震動那種。」他似乎失去理智了。小跟班呆滯了一陣子才開始制止他。

「我讓你媽舒服，你回家才吃得到大餐啊。」其他人終於把他從我身上拉開，這時候簡哥剛好走進教室，似乎有人看狀況不對先跑去叫他了。

「胡宗廷，我知道家裡發生那樣的事情你很不好受，但是也沒必要在學校搞亂吧？」我坐在保健室的病床上，阿姨一邊幫我臉上擦藥，簡哥則是坐在我的前面訓話。

「你不想上好學校，其他同學還想。你這樣打擾到班上其他人的心情很沒有責任感你知道嗎？」我低頭看著我的手，我可一拳都沒有揮。

5

從放學到我媽工作結束回家之間大約有兩到三個小時的空檔，這是我能夠獨處的時間；所以我今天並沒有在活動中心頂樓待太久。

「你要不要再請幾天假？還是要我打給你媽？」我抬頭看著班導，我臉上的傷口並不痛，但我面具的勒痕痛得我喘不過氣。

放學後，我一個人來到活動中心的頂樓。這個地方基本上不會有人來，連我哥都不知道我會來這兒。算是學校裡讓我感覺到歸屬感的地方吧？真蠢。

我從破掉的磚塊縫隙裡拿出一個鐵盒，鐵盒裡有個一舊望遠鏡。這是我某天在學前在家裡巷子路口撿到的。銀色的鐵盒，原本可能是用來裝進口餅乾的；雙筒望遠鏡是髒髒的綠色，中間印有一隻鳥的圖騰。在頂樓，我發現我可以透過望遠鏡看到我家附近的街道。

「啊——！」我對著前方大喊。接著，我用望遠鏡觀看，能否有人接到。

大部分的人沒反應，我看到一個路人張望了一下，然後繼續他的生活。

「幹——！」你們有找到出口嗎？我可沒有，這個愚蠢的地方只是一個走不出去的迷宮；為什麼？因為有人在迷宮的出口蓋了房子，把我們都給擋住了。

幹你娘！

一回到家，我便來到電腦前。我試著去登錄胡宗諺的使用者，但再輸入了幾種可能的英數密碼組合後，終宣告失敗；我猜不到他的密碼。思考到腦袋一片空白，我連四個零這種預設密碼都不要臉的嘗試。我越來越不了解他了。

我轉為登錄我的使用者，電腦裡唯一沒設密碼的一個。

我的桌面也是預設的藍色背景，並且相當乾淨；我打開IE瀏覽器。或許應該先看看他的臉書帳號；我自己也有辦一個，但是為了參加班上的社團，基本上我沒有在使用；我從我的好友名單連結到他的頁面，我的好友不多，他在第一個。

他的頁面動態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更新。這算是一件奇怪的事嗎？他最近的發文是在2010年，過去的他也不算是個熱衷於網路社交的人，看起來，或許有在用訊息聊天，這我倒看過幾次。國三畢業那年有一段時間，我記得他蠻常待在電腦前跟人傳訊息；我上樓回房間的過程總會看到他在陰暗的燈光下敲打著鍵盤，螢幕的淡藍螢光在他臉上化上一層淡妝。

我媽不太會管制他用電腦的時間，因為他功課好。我則是一天最多只能用三小時，還只能用來寫作業或查資料。有時候他在打電動的時候我經過會在旁邊看一下。我對遊戲總是提不起興趣，可能這是我功課比他爛的原因之一吧。

他並沒有把他的網誌分享在臉書上，這下我得回憶起他無名小站的標題才行。我從來沒看過他寫的網誌，他也不太會跟我聊。

胡宗諺……現在這個人對我來說難道只存在於網路之間？不能再去那裡。我切到谷歌搜尋引擎，按壓著太陽穴思考。仍舊一片空白。最後我決定直接搜尋他的名字。胡宗諺（空格）無名小站（空格）網

誌。

《在魚缸裡跳舞的大象》是他網誌的標題，很像他會取的名字，讓人難以理解，好像很聰明的那種。

網誌最後的更新落在2010年的6月30日，一篇名為《網路方舟：千禧族對於地球的背叛》的訪談文章，從首頁每個文章的預覽可以看出來，他大多的文章都是用對話與訪談的形式呈現。他到底有跟哪些人說過話？我看過他們嗎？裡頭有關於我的文章嗎？

先將疑問擱置，我點進他最新的那篇文章，尋找線索。這篇文章看起來是經過修飾的訊息對話錄，在時不時加上他的想法註解；文章的訪談對象並沒有被寫出來，以標籤代號呈現：女孩異子。大多是女孩異子對於網路變化與社群影響的看法，其中穿插著胡宗諺對她的個人看法……我找不到任何可能幫助到我的線索。這兩年的時間之間，他好像從世界中蒸發了一樣。我應該再看看其他文章。

「胡宗廷。」我媽回家了，我找得太投入，竟然忽略了鐵門的開門聲。我轉頭看向她，她站在樓梯口；我可以從她看我的眼神裡明白她有接到班導的電話。

我其實都能感受到她心裡的難過，我也會因此感到傷心，但我沒辦法，真的沒辦法回予更多的同情。

我們之間的冷淡很像一種家族遺傳：一點都不了解對方的基因。

我回頭將網頁關掉後，整個人轉過來面對她。客廳的燈閃了幾下，她從餐桌捉了一張椅子到我面前坐下。

她伸手觸碰我臉上的傷口，我反射縮了一下，她把手移開，我看到幾滴淚水從她的眼眶裡溢出，但很快便被遮掩。她從旁邊的桌子拉來一個菸灰缸，點起了一根菸。

大部分的人在經過火災之後都會對火焰避諱三分，但她反而用得更兇了。

「怎麼老是自己弄成這樣。」她用手遮住眼睛。我小聲向她道歉，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見，或我到底有沒有說出來。

過了一陣子，大概兩個香菸的呼吸之後，她才再開口：「阿吉要搬進來跟我們一起住。」說話前她並不打算看我的眼睛，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是他說要的吗？」我努力壓抑所有一下子湧出來的情緒。我發現我真的很討厭他。

「是我說的。」她才看我眼睛。我避開，看到她放在餐桌上，買回來當晚餐的微波食品。藍色提袋沾到了一些塑膠膜溢出來的棕色肉汁。

「我不要他搬進來。」她沒有出聲。我追問：「為什麼？」她繼續保持著沉默；難道你連個理由都說不出來嗎？我的憤怒開始炸出。

「你認真嗎？胡宗諺才走不到半個月！陳吉全算什麼？他根本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我突然提高的聲音嚇了她一跳，她指尖的香菸掉落到腳上，燙到她的大腿。我想疼痛也引出了她的情緒。

「你哥已經不在了！然後這是我現在想要的！」她一邊撿起香菸，大聲說話讓她的手指顫抖。香菸又掉了。

我試著讓情況穩定一點，把情緒壓抑回我的喉嚨底下，試著理性溝通：「要是他還在，他也會反對這件事。」成功把所有的憤怒都只留在表情上。

「我知道。但是他不在。」她的聲音也回復正常；我能聽出她話語中的意思。她需要另一個依靠，而這個角色一直以來都不是由我來做。「已經回不去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脫口而出：「爸一定也不會希望……」或許這只是種反抗的語言，還沒呈現完成就被她的巴掌打斷。

「不要把你的焦慮發洩在我身上。」她冷冷地說；這句話應該是我反過來跟妳說才對吧。但我吞下了。巴掌的疼痛召喚出了臉上傷口原本就應該有的疼痛，兩股痛交疊在一起，我開始感覺不到我的臉了。

上樓之後，我坐在胡宗諺的房間裡，看著那罈骨灰；我現在真的不想要自己待著，只是這樣而已。

那玻璃裂開的相框擺在骨灰罈旁，紅酒的痕跡在蔓延快到母親的臉旁時乾掉。她大聲講電話的聲音穿過樓梯間走上樓。

「你說什麼？為什麼你之前都沒跟我提過？什麼叫她也要搬進來？你之前都不講是故意的嗎？我要我怎麼辦？什麼叫沒有其他親人可以照顧她了？我才不管她跟宗廷一樣不愛講話，我不要這個女孩在我家裡。」

我拿起相框，重複向下拍打著桌面，試著用噪音蓋過她的噪音。

啪、叮、啪。

